

# 實驗劇展（1980-1984）的歷史意義

##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xperimental Theatre Festival (1980-1984)

陳正熙

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



1980年，姚一葦先生以「我們一同走走看」的口號，揭開了實驗劇展的序幕，從第一屆蘭陵劇坊的《荷珠新配》引發熱潮開始，到第五屆賴聲川初試身手的《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》，雖然只有短短五年，卻提供了當時台灣劇場創作者前所未有的實驗場域，讓他們除了驗證自己所受的戲劇教育外，更可以嘗試著為台灣現代戲劇的發展，開發出一條不同於傳統話劇的路子。

對今天的台灣劇場工作者而言，從1980年到1984年的實驗劇展，是一個開展的契機，一個人才試煉、基礎建立的階段，創造了更寬廣的觀眾基礎，培育了許多的創作人才，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。但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大，同時回顧一下1980年前後的台灣社會，或許我們會對實驗劇展的歷史定位，有一些不太一樣的看法。

1978年12月，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，隔一年（1979）的年底，一場世界人權日的遊行，演變為台灣近代史上最受注目的官民衝突：「美麗島事件」。1980年，第一屆實驗劇展同一年，美麗島事件大審期間，發生了震驚社會的「林宅血案」，在這些重大的社會事件之外，第一座核能電廠的竣工（1979），第一座高科技工業園區（新竹）的落成（1980），都可以說明台灣在當時所經歷的政治社會劇變。一方面，多數台灣人正在開始收



成70年代經濟起飛以後的成果，享受著前所未見的富裕生活，另一方面，台灣自我定義與定位的問題，也逐漸成為一個無可迴避的議題，可能引發衝突的關鍵。

相對政經現實的劇變，一向低調的文藝界，也同時在進行著不那麼激烈、但同樣有深遠影響的變化。1975年的一場民歌演唱會，開啟校園民歌熱潮，不僅成為往後十多年最重要的音樂指標，同時也建立了台灣在80年代成為華語流行音樂霸主地位的基礎；從1977年延燒到1978年的「鄉土文學論戰」，不僅碰觸了一些敏感的領域，現代主義與工農兵文學的矛盾，鄉土文學與本土論述的關係，國民政府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極端恐懼，和透過文藝打手的秘密介入干預，更讓這原只是一場文學觀點的辯證，隱隱然有讓人提心吊膽的政治意涵。

在這些從各個層面撼動台灣社會的發展當中，實驗劇展中總共10個劇團所推出的43個劇碼，反映了多少劇場以外的現實，則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議題。

姚一葦先生在擔任官方支持的「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」（「話欣會」）主委期間，主導五屆實驗劇展的製作演出，讓原本侷限在校園裡的戲劇演出活動，進入國立藝術教育館，吸引了一般觀眾及文化界人士的關注。以劇場在整

個台灣社會中的位置，「話欣會」所能支配的有限資源為前提，實驗劇展的演出，能夠得到媒體還算詳盡的報導，讓藝術館場場滿座，確實是前所未見的成就。

只是，從現在的後見之明來看，就在身邊世界的劇變當中，位在南海學園的藝術教育館，為何不生波瀾？是因為學園環境的遺世獨立、清幽靜僻？是因為文藝青年們對現實的無感？是因為主事者本身的意識？

這樣的後見之明，其實也不是以現在的標準去檢驗過去，以現今小劇場的取材或美學，去臧否參與實驗劇展的創作者，而是將實驗劇展視為一個歷史事件，和當時正在發生的諸多事件並置對比，給予實驗劇展另一個層次的理解觀點，或者說，一個比較具有現實批判意義的觀點。

作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事件，實驗劇展的定位，自然是當時的社會條件所決定，姚一葦先生「我們一同走走看」、「實驗劇場是年輕人的劇場」、「實驗劇場應該是一個前衛的劇場」，在當時的環境中，是大膽的，是前瞻的，甚至是批判的。但如果我們將舞台上發生的事，和在街頭上發生的事對照來看，一個體制的、文化的、美學的框架，似乎還是穩穩地矗立在劇場中，沒有被思考，更甭論被挑戰或衝撞。

鍾明德先生在他的台灣當代劇場論述中，以劇本中心論、鏡框舞台的呈現、具有中心意義的有機整體、非政治或主流政治的意涵、大中國意識形態的幾個特點，來描述以實驗劇展作為代表，台灣現代劇場在80年代初期的主流色彩。鍾先生所稱的主流，其實是相對於他對1986年以後所謂第二代小劇場（前衛劇場）的評價，但就劇場在社會整體的相對位置來看，「主流」這個名詞的使用，卻可能會讓人對劇場的社會意義產生誤解。換言之，劇場與所謂主流價值的靠攏，不是積極作為，卻是怠惰不作為的結果。

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，實驗劇展的舉辦，對參與者（包括創作者與觀眾）有個人生命中不可抹滅的重要意義，但對於當時或當代台灣社會，對台灣現代劇場整體發展的意義，或許有進一步檢視的必要。<sup>1</sup>

#### ■注釋

- 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即將在2007年6月2-3日，舉辦「再造台灣劇場風雲：姚一葦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作者將以〈1980年代台灣小劇場的歷史意義—以「實驗劇展」的開始與結束為例〉為題發表論文，本文是這篇論文的論述基礎。